

## 第一章 可笑的一生

生命如流沙般，從指尖一點一點消逝。

慕雲月捂著胸口，無力地靠在車壁上，朔風吹得她嘴唇發白，濃睫耷拉下來，隨料絲燈裡的火苗輕顫，宛如風雨中絕望掙扎的蝶，美好又脆弱。

車簾起伏不定，雪粒子從縫隙間鑽入，攜來路旁細碎的交談。

「這仗總算打完了，你都不知道我這大半年是怎麼熬過來的？要再拖一個月，我們一家老小可都得上閻王殿點卯了。」

「嘻，還不都是他慕家造的孽！誰能想到堂堂一個鎮國將軍竟會通敵叛國，也忒不是東西，對得起他祖上滿門忠烈嗎？得虧婁大人英明，早早就把叛軍剿滅，否則憑咱們盧龍城那幾面破牆，如何抵擋得住大渝的千軍萬馬？」

「要我說，這頭一份功勞還得是咱們陛下的。要不是他御駕親征，咱們這會子可都得被大渝擄去做奴隸了。」

那個年長的聲音似在回憶往昔，語氣頗為感慨。

「遙想十一年前，大渝興兵來犯，陛下也像今日這般，親自披甲掛帥，那時他才十六，前路還長著呢。大家都勸他三思，偏他不惜命，說什麼『吾既為王，食民之膏血而生，自當殫精竭慮，以吾之犧牲，換國之昌盛，誓與北境共存亡』。」

「說完他就衝進敵陣，一人獨挑七員悍將，連取七人首級懸於馬前，那風采、那氣魄……嘖嘖，真真是英雄出少年。把大渝那位常勝將軍嚇得都不敢說話！老夫當時還在後頭跟著一塊搖旗助威過呢。」

眾人聽得熱血沸騰，恨不能現在就隨那位少年天子去沙場馳騁一番。

忽有人問：「就是不知那位慕夫人現在如何？」

「父兄接連叛變，母親也畏罪自盡，整個慕家就剩她一人。聽說婁大人已經大義滅親，將她擣出侯府，她又身中劇毒，這冰天雪地的，怕是熬不過去。」

「呵，這就叫報應不爽，活該！早年她嫉妒家中妾室美姬比她得寵，害死多少人？就這麼死了還便宜她了！」

馬車拐過最後一道彎兒，直奔城南一座荒廢的祠堂而去，路邊的說話聲也逐漸消散在風中。

「姑娘，他們不知道究竟發生了什麼才會這樣說，您別往心裡去。」

馬車內，蒼葭倒了盞熱茶遞到慕雲月手中，指尖觸及她如何也溫暖不起來的肌膚，心尖也似被冰冷的刀尖劃了一下。

慕雲月笑了笑，也的確沒將這些放在心上。

人們只會相信他們願意相信的，旁人解釋再多都是無用。

慕家祖上有從龍之功，盧龍城便是蔭封授爵時得來的一塊封地，論條件其實一點也不好。

這裡地處西北邊陲，一無良田可耕，二無礦石可采，氣候還極為惡劣，一年到頭都見不到幾次太陽，根本住不得人。可偏偏這裡又是北顧同西北諸國矛盾的緩衝要塞，乃兵家必爭之所，一旦失守，後果不堪設想。

高祖皇帝為何將此地交予慕家？理由從這兒也可見一斑——

他是希望慕氏能替他守住這道西北防線，護北頤子民安居樂業。

慕家也的確不負他望，以世代子孫血肉，鑄成了北頤永不潰敗的城牆。而這片荒蕪破敗的土地，更在慕家世代經營下，成了如今各國商貿文化互通的樞紐之地。北頤人可在這裡安居，無家可歸的外族人也可來此處樂業，所謂血脉淵源、民族矛盾，一碗酒便可說開，誰也不會視誰為異類，街頭上照面還會相視一笑，頤首請對方先行。

可就在半年前，大渝興兵南下，把一切都毀了。

城外狼煙四起，城內民不聊生，大家都寄希望於汝陽侯府，願他們戰無不勝的慕家軍不日便能凱旋，再次為他們帶來穩定繁榮。

可最後盼來的，卻是七萬人絕塵而去，只有不到五千人負傷歸來，將帥皆亡，朝野震蕩。

婁知許拖著鱗傷之軀請命於鞍前，狀告慕世子通敵叛國，於千峰嶺一役中，以增援為名，行伏擊之實，慕侯爺知而不阻，害北頤軍大敗。

種種罪狀罄竹難書，每一樣都有通敵信函和戰俘口供為證，慕府內亦抓到不少細作，可謂鐵證如山，辯無可辯。

一夜之間，慕家就從人人敬仰的忠良世家，淪為過街老鼠，人人得而誅之。

民怨成鼎沸之勢，北境又戰火連天，北頤百年基業危在旦夕，沒有人能救慕家，更沒有人能救北頤。

直到兩個月前，紹乾帝衛長庚親自率兵出征，方才使民心歸附，山河無恙……可汝陽侯府還是沒了。

像一粒微不足道的沙，隨手就被從紙上拂去，從始至終都沒有人在意。

大家忙著慶祝，從帝京到盧龍，煙火放了三天三夜，慶功的醴酒把頤江都給釀透。可那幾封通敵密函究竟是真是假？那些戰俘細作又是何人手下？卻沒一個人肯過問，他們只想慶賀。

用一個真相未明的案子，就能將百年帥府推倒；造一段真假難辨的流言，就能把世代忠魂全部抹殺，任人踐踏。彷彿他們為這個國家流的血，根本不是血，丟的命，也不過是草芥。

起初，她還會同那些人爭吵，非要為父兄討個說法，可現在她卻是連張口解釋都懶。

「快到了嗎？」慕雲月偏頭去瞧窗外。

才出聲，喉間便爬起一串奇癢，她不由得攥緊狐裘，佝僂著猛烈咳嗽起來。

蒼葭忙幫她拍背順氣，摸出帕子給她擦嘴。

素白絹面一沾到她蒼白如紙的唇，瞬間鮮紅一片，縱橫的經緯間還嵌著幾塊發黑的血塊。

蒼葭瞳孔驟然縮起，努力克制住眼淚，卻壓不住聲音裡的哭腔，「姑娘還是回去吧，不過審問一個人，奴婢可以的，您何必親自跑一趟？為那起子骯髒折損自己身子，不值當！」

慕雲月卻搖頭，「有些路必須我自己走，有些仇只有我能報，誰也代替不了。」

她氣若遊絲，聲音卻無比堅定。

陽光叫窗上的竹簾篩成一道道金色細線，在她臉上流轉，蒼白的面容和清澈的雙眼顯得尤為不搭，但也意外地耀眼，彷彿天上驕陽只是她的陪襯。

蒼葭是慕家的家生子，自幼跟隨慕雲月，對她再瞭解不過，凡是她打定主意，哪怕天塌下來也不會更改。

她捏緊帕子，唇瓣動了又動，蒼葭到底是歎了口氣，把勸說的話全嚥回腹中。

盧龍城南面那座祠堂，原是城中百姓為祭奠世代在北境拋頭顱、灑熱血的慕家人特地籌錢興建的，早年也是香火鼎盛，訪客如織。

小的時候，慕雲月還曾隨母親過來祭拜過，得了好些瓜果點心，都是城中百姓感念她父兄對北境的付出，專程送給她的。

而今是再沒有這些了，就連這座祠堂裡也只剩一片及膝的荒草和斷壁頽垣，鍍金銅像不知何時被人搬走，置物的木架也傾倒在地，香燭牌位四散而落，印滿腳印和蛛網，有幾個還摔成了兩截，黃幔從梁上扯落下來，在北風中無力飄搖，儼然一座「鬼屋」，連烏鵲都不肯打這兒經過。

明宇老早就在祠堂裡等候，他是慕侯爺留給慕雲月的暗衛，對慕家忠心耿耿。等人的當口，他已經把祠堂囫圇收拾了下，牌位也重新擺放妥當。

見慕雲月過來，他躬身行禮道：「姑娘。」

此言一出，縮在他身後一直咒罵不停的女子跟著一頓，但也僅是片刻，她就更加大聲地吵嚷起來。

「慕雲月，我便知道是妳！怎的？離了侯府後悔了？想讓阿許接妳回去？作夢！妳便是殺了我，我也是如今開國侯府正兒八經的侯爺夫人，識相點就趕緊把我放了，否則阿許必讓妳血債血還！」

木架底下，南錦屏被五花大綁丟在地上，朝她齷牙咧嘴。平日最愛乾淨的人，眼下卻蓬頭垢面，衣衫髒亂，倒跟這「鬼屋」十分呼應。

慕雲月不合時宜地在心裡感歎，忖著那句「正兒八經」，又忍不住譏笑出聲，「婚內通姦，無媒苟合，這也能叫正兒八經？」

南錦屏頓時啞了聲，卻還不肯認輸，一雙眼死死瞪著她。

蒼葭不悅地皺起眉，慕雲月卻跟沒看見似的，猶自踱步進屋，撿了張已經被明宇擦乾淨的官帽椅，施施然坐下。

這些年她追隨婁知許，經歷了許多，也改變了許多。

從前最是心直口快的一個人，路見不平定要上去插一腳，看誰不爽也是張口就懟，從不讓自己受半點委屈，如今卻也在時光裡磨平了稜角，學會了低眉淺笑，習得了算計人心，像一個標準的深宅婦人那樣，和別人虛與委蛇。

身上緋紅的綾羅綢緞，不知何時褪了鮮豔顏色，頭上的金銀飾物，也簡化到只剩一支固定髮髻的玉簪。

慕家出事後，她更是連玉簪也收了起來，一根木條，一襲紗質長裙，便是全部。

可美人就是美人，縱使歲月蹉跎，劇毒纏身，那通身的風華氣度依舊不減，坐在一片廢墟之中，也似高居名門內苑，悠然地品茗賞花。

「妳是聰明人，我為何抓妳，妳心裡應當清楚。」慕雲月撫著裙上褶皺，聲音輕淡，「婁知許勾結大渝，謀害汝陽侯一事，妳知道多少？」

南錦屏笑了起來，揚起下頷不屑道：「慕大小姐不是聰慧過人嗎？怎麼這點小事還要來問我？」

說完，她又誇張地「啊」了聲，眼角眉梢堆滿譏諷，「我差點忘了，慕家就是叫妳的『聰慧過人』所害，才會一步步走向今日的淪亡，哈哈哈……」

她放聲大笑，顴骨染上癲狂的紅。

蒼葭氣得渾身發抖，明宇也皺緊了眉。

慕雲月卻波瀾不驚，猶自平靜看著她，像在看一隻垂死掙扎的落水狗，任憑南錦屏如何挑釁，她都不為所動。

南錦屏是她父親昔日部下的女兒，舉家皆死於戰火，父親可憐她孤弱，收她為養女，同她一塊吃住。

她至今都還記得，南錦屏初來家中時，父親對她的囑託，「屏兒的爹在戰場上替為父擋下致命一箭而犧牲，咱們慕家欠她太多還不清，阿蕪今後要善待於她，知道嗎？」

因這一句，慕雲月視她為親妹，有什麼好吃的、好喝的，先拿給她；得了衣裳首飾，也要分她一半。

誰要是敢取笑南錦屏沒爹沒娘，慕雲月必讓他後悔出生在這世上。為此，她還得罪了南縉的郡主，險些丟了一條命。

可這一片赤誠純善，最後只換來南錦屏爬了她夫君的床，同他聯手構陷慕家，以及她親手餵給自己的毒藥。

真真是穿腸劇毒啊！連呼吸都似凌遲，偏還是個慢性毒，不折磨她到體無完膚還死不了。

慕雲月輕嗤，撫著狐裘上被風吹亂的絨毛，溫聲道：「看來妹妹是不見棺材不掉淚。」語畢朝蒼葭遞了個眼神。

蒼葭點頭，從懷中摸出一個精巧的青花瓷瓶，拔掉木塞，清冽如蓮香的氣息隨風徐徐飄來，沁人心脾，一聞便知是世間稀有之物。

南錦屏卻一瞬間白了臉，尖叫著往後挪，「美、美人鉤！妳……妳從哪兒弄來的？」

「這不得問妹妹妳嗎？」慕雲月冷笑反問：「美人鉤，乃世間奇毒之首。妹妹千辛萬苦尋來的好東西，姊姊怎好獨自受用？必是要與妹妹分享的。」

蒼葭拿著瓷瓶上前，明宇也跟過去幫忙，南錦屏頓時叫得更加大聲。

美人鉤是什麼毒，沒人比她更清楚，只要沾上一滴，性命便由閻王拿捏。饒是慕雲月那樣身體康健的人都沒能扛得住，她又該如何保命？

死亡的恐懼霸佔了四肢百骸，南錦屏身上每一塊骨頭都在戰慄，不知周身疼痛為何，只知拚命往後躲，手腕腳腕被浸過水的麻繩勒破了皮、磨出了血，她也不願停下。

明宇鉗制住她動作，蒼葭將瓷瓶舉到她嘴邊，她再無路可退，終於哭出聲。

「我招我招，我什麼都招！婁家有條密道，直通城外那座廢棄的城隍廟，婁知許就是靠它和大渝聯繫的。密室裡有他們之間往來的書信，你派人過去找找，應該能找到。我知道的就這些了，求求你別殺我，別殺我……」

慕雲月看向明宇，他立刻心領神會退出門，縱身翻過圍牆，直奔遠處的城隍廟。

南錦屏被嚇得不輕，嗚嗚咽咽地哭泣不止，朝慕雲月不住磕頭。

慕雲月不發話，她便不敢停，越發用力地將腦袋往地上撞，彷彿無知無覺，哪還有半點適才的囂張。

沒多久，她便磕得頭破血流，淚珠和地上的髒灰還有鮮血混在一起，糊了她滿臉，本就不及慕雲月驚豔的臉蛋，更加變得狼狽不堪。

慕雲月這才開口，「你該跪的不是我。」

聲音宛如屋簷下的冰凌，直刺人心。

南錦屏渾身一顫，知道她想說什麼，不甘地咬緊牙關，末了也只能轉過身，朝著那滿滿一整面牆的牌位，深深叩首。

沉重的「咚咚」聲，透過冷硬的磚地響徹整座祠堂，像是對彼岸的一種告慰，許久不曾彌散……

膳錄好口供，天色已晚，彤雲在遠處密密搭建，又要下雪了。

慕雲月讓蒼葭押著南錦屏先行離開，自己則留在這間祠堂，想再多陪陪家人。

自打六年前，她固執地追著婁知許到北境，就跟家裡斷了往來，過年過節都不曾回去，原以為只要再等等，她總能等來父親的原諒，這樁親事也終會得到父母的祝福。到時，她就能像從前一樣，繼續和家人們共享一輪明月。

孰料再見面，已是陰陽永別，而造成這一切還偏就是……

「婁知許。」慕雲月閉上眼，輕歎出聲。

真是一個令人又愛又恨的名字，就連念出來，都帶著一種難以言說的苦澀。

她不由蜷縮起來，如初生嬰兒一般躺在蒲團上，不知不覺便昏睡過去，夢裡亦真亦幻，竟是回到十一年前，她第一次遇見婁知許的時候。

那年，她十二歲。

盧龍城正值隆冬，千里冰封，萬里雪飄，枯草上都墜著冰珠。

父親和兄長奉命駐守北境，年節也不得歸家，母親便帶著她來盧龍城探望，原本一切都進行得十分順利，直到回京路上，大渝兵馬忽然壓境，她為保護母親不慎落入敵軍手中。

盧龍城本就易守難攻，有那位少年天子和她父親一道坐鎮就更加固若金湯，敵將便想拿她做人質，威脅父親開城投降。

為了讓她乖乖配合，他們當著她的面把其餘俘虜一一絞殺，鮮血倒映出一雙雙死不瞑目的眼，將她的裙襬染得通紅。

慕雲月生於帝京繁華地，長於錦繡芙蓉堆，自小沒吃過苦，也沒受過傷，生活裡只有胭脂水粉，詩酒花茶，最大的煩惱也不過是叫夫子罰抄幾頁書，挨幾頓訓。如此近距離地面對死亡，她還是第一次，心裡自是害怕不已。

可她到底出生將門，為國而死本就是將門之女應有的覺悟。

她不知哪來的力氣，撞開看守她的兵卒，奪過他腰間的彎刀，當著所有敵軍的面，把敵軍將領狠狠痛斥一頓，抬手就要抹脖自盡。

就在這時，一聲駿馬嘶鳴震破長空，大家還未看清楚是什麼，一道銀色閃電便呼嘯著衝入營地，恍若長槍之戟，赫然劈開大渝玄黑軍潮。

「上馬，我帶妳回家。」

他逆著光，朝她伸出手，太陽在他背後升起，銀甲與金芒融為一體。

白玉面具將他從其中區分開來，慕雲月雖看不清他的臉，然面具底下露出的下頷和薄唇，卻極是流暢漂亮，身處敵營，也如出入自家般淡定從容。

袖口拂過她鼻尖，還散著淺淺冷梅香，彷彿另一輪驕陽，灼灼照耀她心上。

所謂情竇初開，就是那麼一瞬間的事。

而為了那一瞬，她也付出了一生。

這些年，她追在婁知許身後，再難都不曾離開。婁家的債，是她拿自己嫁妝填的；婁知許的仕途，也是她四處求人打點的；就連他惹上官司，也是她動用慕家的關係才幫忙擺平的。

一路風刀霜劍，她陪著他從一個無名小將，一步步成長為如今的一品君侯，大權在握，威震四方，可到頭來卻落得這樣的收場……

慕家出事那會兒，她也曾放下所有驕傲和自尊，求到婁知許面前，希望他能念在多年夫妻情分上，出面查明真相，替慕家說句公道話。

那天正是臘八，雪下得極大，足可埋膝，下人們早早就鑽進廊廡烤火吃餃子，門上的看守也都得了熱騰騰的臘八粥，只她拖著病歪歪的身體跪在書房前，小腿和膝蓋深深扎進雪地裡，像是被千萬根針同時扎著，痛到麻木。

而他卻在裡頭和南錦屏尋歡作樂，暖爐美酒，高床軟枕，端的是好不快活，終於肯從溫柔鄉裡出來時，也只冷冷往她臉上甩了一封休書。

她憤怒，她不甘，提起最後一絲力氣衝向他們厲聲質問，自己這些年到底算什麼？他卻是毫不猶豫拔劍護在南錦屏面前，一字一頓，厲聲呵斥，「別總拿這些年壓我，我可沒逼妳陪我吃苦！」

那雙鳳眼居高臨下睥睨她，彷彿在看一隻螻蟻，直到那一刻她才終於明白，自己這一生有多可笑。

這段日子她時常在想，到底發生了什麼，能讓一個人在短短幾年間變成現在這副模樣？卻始終想不明白。

或許這就是老天爺對她的懲罰吧，不辨善惡，與狼為伍，總得付出代價！慕雲月自嘲地牽了下唇角。

睏意越來越重，夾雜著刺鼻的煙臭味，她禁不住咳嗽起來，意識模糊間，她恍惚聽見有人在喊她，語帶哭腔，聲嘶力竭。

是蒼葭。

慕雲月吃力地睜開眼，但見火舌沖天，滾滾黑煙充斥整座祠堂，猶如一條粗壯的黑龍，在這不大的空間內橫衝直撞，生生將這片被火光映亮的祠堂重新拽回黑暗

中。

走水了！

怎麼會？

來不及多想，她忙撐著木架站起身，大火焚出的毒煙引得體內毒素亂竄，她才站起來便大口大口地咳血，眼前一黑，又跌坐回去，木架也被帶倒，壓在她身上，疼得她「嘶嘶」直抽氣。

看來這輩子應該就到此為止了吧？

也挺好的。

橫豎證據已經找到，餘下的事蒼葭和明宇能幫她辦妥，衛長庚是個明君，只要證據確鑿，他會幫慕家沉冤昭雪，自己沒什麼好擔心的。

況且她本就是黃土埋脖的人，過了今天沒明天，能跟自己的家人死在一塊兒，也不失為一種圓滿。

就讓她黃泉路上，再去向父親母親請罪吧……慕雲月欣然閉上眼。

快了，就快要死了，馬上就能解脫了。

她已經聽見彼岸的召喚聲，像極了小時候母親常給她哼唱的歌謠，那樣溫和，那樣柔軟，同母親的懷抱一樣，讓她捨不得離開。連一向不苟言笑的父親，也忍不住停在窗邊欣賞，哥哥笑話她是個永遠長不大的奶娃娃，可扭頭還是事事都幫她扛，為她撐起一片天……

「月兒！」

震耳的吼叫將她從思緒中拽回，慕雲月茫然看去，發現竟是婁知許。

他居然來了，瘋了似的要往祠堂裡衝，三個護衛合力才勉強將他攔住。

沖天火舌中，他漆黑幽深的雙眼叫火光映得通紅，平整乾淨到沒有一絲皺褶的衣衫，也被灼出幾個大洞。

他一向克制冷靜，相識這麼久，慕雲月還是第一次見他這般失態。

也是，對於南錦屏的事他總是上心的，想來是回府之後找不到人，以為還在她手上吧？

慕雲月譏諷一笑。曾經她以為，自己這輩子都不可能走出當年那段初遇，可眼下再次見到婁知許，突然發現其實也沒什麼大不了。

年少時的感情就像爐子裡的香，有一點火星便會燎原千萬，不計後果，也不問緣由，只想著怎麼才能燒得濃、燒得旺，彷彿永遠不會止息，可一旦燒成屑，化作灰，便是再猛烈的火也不會再復燃。

時間就是那團焚香的火。

讓她在最美好的年紀遇見他，品嘗到情愛的滋味，如烈酒過喉，轟轟烈烈；最後，也終於在那日積月累的雞毛中，將她對他的所有眷戀都消磨殆盡。

她早就已經不愛他了，只是不甘心。

而今就連這點不甘，也被他親手斬斷，若有來生，她只求與他再無瓜葛。

頂梁的立柱轟然倒下，慕雲月坦然地閉上眼。

火海外傳來婁知許失態的吶喊，「月兒——」

聲音才剛響起，就被另一道嘶吼聲霸道地覆蓋，「阿蕪！」

這一聲包含了太多，她分辨不清，只覺比婁知許更焦急，也比他更強烈，恍若一把利劍，要為她劈開這滔天烈火。

慕雲月還沒反應過來，人便落入一個溫暖堅實的懷抱，力道之大，幾乎要將她揉進自己骨血。

清淺的冷梅香自他袖口散出，讓人想起皎皎月光下，皓皓雪色間，那二月嶺上紅梅滿山盈谷的盛況。

不是婁知許，卻清楚帶著記憶裡那份熾熱，像太陽一樣，再次照耀她心房……

慕雲月猛地睜開眼，從夢中驚醒。

## 第二章 出手懲治惡奴

驚蟄過後，京畿一帶的雨水便多了起來，自大運河一路北上，雨簾子就沒斷過，浩浩湯湯，彷彿天河傾瀉。

慕雲月醒來的時候，正值一場豪雨初歇，窗外天還是黑的，伸手不見五指。

船艙裡鴉雀無聲，只殘雨順著船頂柞木的簷角「滴答」滑落，同更漏聲一道，在寂靜中靜靜數著黎明何時到來。

「姑娘，您怎麼了？」

黑暗中亮起一團昏黃的光，巴掌大小，從屏風後頭急急繞來，照出蒼葭慌張的臉。

今夜輪到她當值，人就睡在屏風外的小榻上，有事隨時都能起來照應。方才聽見裡頭傳來聲音，她立時便醒了。

慕雲月捏著被角，額間覆滿細密的汗。

夢中的灼燒感還在，炙熱的火舌似還在舔拭她肺腑，以至於現在她張口想說話，嗓子還乾啞得發不出聲，只能大口大口喘息，恨不能把帶有雨後氣息的潤澤空氣全都吸盡。

蒼葭忙去桌邊給她倒了杯溫水，伺候她慢慢喝下。

想起這次姑娘離京的原因，她心裡不禁發澀，「姑娘可是在擔心，老爺和郡主不肯答應您和婁公子的事？」

慕雲月心尖一顫，卻是搖搖頭，若無其事道：「沒什麼，只是夢魘罷了，休息一會兒就好。」趕在她追問前，先仰頭吩咐，「妳也去睡吧，過幾天就到帝京了，到時還有得忙呢。」

蒼葭張嘴還想再勸些什麼，看見她漂亮的杏眼下一圈淡淡的青，到底是噤了聲，頷首悶悶道：「是。」隨即便提燈退下。

艙裡很快恢復安靜，料絲燈一滅，黑暗便如潮水般蔓延而來。

慕雲月大被蒙過頭，蜷縮其中卻是半點睡意也無。她又擁被坐起來，靠著枕頭呆呆聽船篷頂沙沙的聲響，回想剛才的夢，長長歎了口氣，都已經三天了啊……

說出來恐怕都沒人相信，她其實是死過一次的人，而今是她的第二世。

就連她自己最開始也以為是夢，自個兒病得太嚴重才會產生這樣的幻覺。

直到這三天，她待在回京的船艙裡頭，聞著那熟悉的佛手柑香，看著一個個早已辭世的故人重又圍在她身邊說笑，親身感受著他們的喜怒哀樂，她才終於意識到，

這不是夢。

她是真的回來了，回到十七歲這年，她還沒嫁給婁知許的時候。

父親母親還在，慕家也在，她的人生還可以重來！

只是這時間點……慕雲月抬手揉了揉額角，有些愁眉不展。

自打十二歲那年，她被困敵營，為婁知許所救，她就對他一見鍾情，一門心思只想嫁他為妻。這些年，她又是給他寫信，又是暗送香囊，完全不顧女兒家矜持。之前一直沒出事，直到上月這些事不知怎麼被捅了出去，鬧得滿帝京沸沸揚揚，她走到哪兒都有人在背後指指點點，連帶慕家也一併淪為笑柄，茶樓說書的都能拍著醒木調侃兩句。

湊巧那時候，禁中傳出風聲，林太后欲下帖，邀請京中各府的名媛貴女進宮賞花，名曰吟詩作賦，實則是給陛下挑選皇后。

汝陽侯府乃四世三公之高門，她身為府中嫡長女，名字自然在遴選名單上，且還居於首位。

這節骨眼兒鬧出這樣的事，無異於在打皇家的臉！陛下和林太后如何忍得？

父親氣得當場給了她一耳光，若不是母親在中間攔著，安排她去金陵外祖母家暫住一段時間，她只怕真要被父親打死。

可前世的她，偏就是這麼個任性驕縱的人，到了外祖母家也不肯反省，還反過來威脅家中，說什麼橫豎她的名聲已經毀了，若是不肯讓她嫁給婁知許，她便斬了頭髮，去金陵城外做姑子，一輩子不回去。

這一哭二鬧三上吊，把外祖母家攬得雞飛狗跳，父親母親實在沒轍兒，只能鬆口，讓她先回京，他們再好好商量。

他們夫妻都是極為要強之人，一輩子沒有跟誰低過頭，就連當年被圍困廬龍城時，他們也不曾皺過眉，如今卻為了她這個不孝女操碎了心。

後來，她也的確如了願，嫁給了婁知許，可父親卻因此氣傷了身子，再難上戰場，多年後再次披甲上陣，卻是和自己的長子共同埋屍千峰嶺。母親那些年為了照顧他，也累出一身毛病，不到四十的年紀，人就已蒼老如花甲，最後還……

前世一幕幕慘劇如走馬燈般在腦海中浮現，慕雲月痛苦地閉上眼，心像被熱油烹過一般，疼得她喘不上來氣。

如此輾轉良久，直到天邊泛起魚肚白，窗外雨勢又起，她才在那片淅淅瀝瀝的雨聲中，朦朧地昏睡過去。

再次醒來，卻是被一陣爭吵聲鬧醒，內容聽不真切，只依稀辨出什麼「大姑娘」、「婁公子」之類的字眼。

慕雲月撐著床板坐起，掀開帳幔往外瞧。

外間天已大亮，雨也停了，天光雲影在窗外徘徊，有翠鳥正停在窗臺上，扭頭拿長長的喙梳理被雨水淋濕的羽毛，聽見人聲又「唧」地振翅飛走，帶起簷下金鈴「叮鈴鈴」一陣亂響。

蒹葭從屏風邊探出頭，同她的視線相撞，愣了片刻，才含笑喚了聲「姑娘」，過去侍奉她梳洗。

慕雲月揉著抽疼的額角，問：「外面在吵什麼？」

蒹葭臉上笑容一僵，很快又笑著搖頭，「沒什麼。幾個小丫頭拌嘴，不打緊，待會兒奴婢過去教訓她們一頓，讓她們注意些，莫要再吵到姑娘休息。」

慕雲月目光平靜地看著她，一個字也不相信。

蒹葭被盯得渾身發毛，終是扛不住，「撲通」跪了下來，「回、回姑娘的話，是、是王婆子和蒼葭。適才王婆子和幾個嬪嬪在甲板上編排姑娘您和婁公子的事，言辭、言辭……」

她眼裡覆滿慍色，想換個委婉一點的說法，一時間又想不出來，只能道：「反正都不是什麼好話，蒼葭氣不過，就跟她吵了起來。」

慕雲月挑了下眉梢，好像是有這麼一回事。

那王婆子是南錦屏的奶娘，南家敗落後，她便跟隨南錦屏一道搬進慕家。

這次去金陵，王婆子便是奉了南錦屏之命，專程過來「照看」自己的。在外祖母家鬧事，反向威逼父母的主意，也是她給自己出的。

蒹葭和蒼葭都曾勸過，可那會兒自己被愛情沖昏了頭，見雙親都不肯遂她的意，只有南錦屏鼎力支持自己，就把南錦屏視為世間唯一的知己，連帶著對王婆子也禮遇有加。

王婆子同人起爭執，自己也多是站在她這頭，訓斥對方不懂事，弄得大家都不敢和王婆子對著幹。

也難怪蒹葭現在支支吾吾，不敢跟她說實話，說來說去都是她自己造的孽，慕雲月暗暗歎了口氣。

外間的爭吵聲已如殺豬一般，她沒敢再耽擱，起身從木櫈上取下一件外衫，隨意往身上一披，就匆忙出門去。

外祖母家給她包的這艘船極大，光船艙就有兩層，還分前後。船尾更有半間上下結構的小樓，紅漆直檻門的構造，簷下描江南彩繪，很是精妙。

慕雲月住在前艙最頂上一間，順著樓梯趕過來的時候，甲板上早已圍滿人。

一個個都站乾岸看戲，手在半空指來點去，嘴裡唧唧咕咕，就是不勸架。

王婆子和蒼葭被圍在當中，俱都扭著腰，紅著臉，烏眼雞似的瞪住對方，脖子彷彿都吵粗了一圈。

「蒼葭姑娘這話說得好笑，我老婆子方才有哪句說錯？大姑娘這次回京，不就是奔著婁家少夫人位置去的？還是老婆子我給牽的線、搭的橋呢，等回去後婚事敲定，大姑娘還得感謝我，親自敬我一杯喜酒。」

「大姑娘都不介意我說這些，妳一個在邊上端茶送水的，衝我嚷嚷什麼？我可警告妳，而今大姑娘對我可是百依百順，我要她往東，她都不敢往西。勸妳最好識相些，趕緊跪下跟我認錯，免得事情捅到大姑娘那兒，叫妳吃不了，兜著走！」王婆子仰著雙下巴，拿鼻孔看人，一側嘴角高高翹起，旁邊的黑痣便顯出幾分刁鑽刻薄。

慕雲月過去時，正聽見那句「百依百順」，鼻尖不由得逸出一聲嗤笑。

兩輩子了，她怎麼不知道自己對誰百依百順過？只記得這一路，王婆子看見她，比見到親爹還熱情，恨不能趴地上給她墊腳，誰承想背地裡竟是這副嘴臉。

慕雲月站在王婆子背後，王婆子瞧不見她，蒼葭在王婆子對面，卻是看得一清二楚。

想著姑娘這段時日對王婆子的維護，蒼葭心裡登時寒了半截，到嘴邊預備回對她的话也全沒了聲，只低著腦袋磕巴著道：「姑、姑娘……」

王婆子雙肩一抖，轉過身來，看清楚來人後立時彎下腰，堆起滿臉諂媚的笑，殷勤道：「哎喲我的大姑娘，您怎麼出來了？這水上風大，您身嬌肉貴的，如何承受得住？這要得了風寒，老奴可得心疼死！快回船裡頭歇著，老奴讓廚房給您燉了老鴨湯，還準備了您最喜歡的櫻桃煎，這就給您送去。」

蒹葭抱著鶴氅匆匆趕來，要給慕雲月披上。

王婆子招呼都不打，便伸手截過來，笑盈盈地親自披在慕雲月肩頭。動作間，她手腕上一只金鑲玉鐲子迎著陽光輕輕一閃，正戳中慕雲月的眼。

這鐲子她認得，是婁知許在玉瑜齋給他母親訂製的壽禮，小廝去取東西的時候，她和南錦屏正好去那裡置辦首飾，因此見過一眼。

真真是不錯，和田青玉水頭油潤，半點棉絮也無，上頭金絲纏繞出的寶相花也頗具巧思，她還誇讚過。憑婁知許的月俸，也不知攢了多久才買下，單憑這份孝心，婁夫人也會將這鐲子視若珍寶，可她卻一次也沒見老夫人戴過。

後來她嫁進婁家，無論怎麼討好，老夫人對她都不冷不熱，叫她疑惑了好久。

婁知許也曾拿這事陰陽怪氣地譏諷她，說不知廉恥，人還沒嫁進門，就惦記上婆婆的東西。

這話把她說得一頭霧水，以為他是故意找碴兒，還跟他大吵了一架。

現在再想，當是那日在玉瑜齋，王婆子就看上這鐲子，借她名頭狐假虎威討要了來，這膽子也是大得沒邊兒了！

慕雲月睜起眼，琉璃般的眸子裡神色變化莫測。

王婆子臉上還腆著笑，伸手想扶她回船艙，慕雲月卻一把拍開她的手，斜睨著她，皮笑肉不笑地道：「王嬤嬤可是打蜀中來的？連變臉的絕活都會，我從前竟一點也不知，讓妳來船上打雜還真是大材小用了。」

此言一出，在場所有人都愣住，蒹葭和蒼葭更是瞪圓了眼，不停揉耳朵，以為自己聽錯了。

姑娘沒有維護王婆子，指責她們不敬老人也就罷了，居然還把王婆子狠狠羞辱了一通，這、這還是她們的姑娘嗎？

王婆子右眼皮直跳，手背被拍紅了也顧不上揉，只不可思議地盯著眼前人。

她的確是南錦屏的奶娘不假，但並不得南錦屏信任，尤其是這兩年，南錦屏想把自己的出身抹乾淨些，好在帝京攀個貴婿，如今已經打發了好幾個從南家過來的老人。

倘若她再這麼混吃等死下去，下一個被趕出去的就是她，因此才會毛遂自薦，主動請纓陪慕雲月去金陵。

這丫頭跟南錦屏不同，打小被家裡保護得太好，沒吃過苦也沒遭過罪，不知人心險惡，心眼兒也沒南錦屏多，是個好拿捏的，特別是眼下這境況。

所有人都不看好她和婁知許，自己只要順著她的心意，說點她愛聽的，她保准對自己另眼相待，保不齊最後還能將自己從錦屏居調去她的照水院。

一個只是慕家的養女，一個卻是慕家正兒八經的嫡出大小姐，在哪個手底下做事更有前程傻子都知道！

哪怕最後沒被調走，她也成功幫南錦屏把慕家鬧得烏煙瘴氣，南錦屏定然不會虧待自己，她也不算一無所獲。

是以這一路，她才使出十八般武藝，拚命討好這姓慕的小丫頭，總算皇天不負苦心人，小丫頭果然對她信賴有加，不僅採納了她的主意，還把船上的大事小情都交由她管，連蒹葭和蒼葭兩個貼身大丫鬟見了她也得敬上三分。

活了大半輩子，她還是第一次享受這種待遇，跟船上土皇帝似的。

可萬萬想不到，前兩日還摟著她「嬾嬾長、嬾嬾短」的小丫頭，此刻竟說出這樣一番話，打得她措手不及。

但現在不是想這些的時候，得趕緊把眼前之事先應付過去。

定了定神，王婆子扯起一個更加燦爛的笑，討好道：「大姑娘又在拿老奴說笑了，老奴打小就是北邊人，上哪兒學什麼變臉？戲班子都沒見過。真要學啊，也是學些個什麼捏肩捶腿、做菜燉湯的實用手藝，將來好伺候姑娘。」

她聲音帶著幾分卑微，老眸溢滿真誠善良，彷彿真要為她鞠躬盡瘁，死而後已。若是從前，慕雲月大概會感動得一塌糊塗，握住她的手，又是愧疚又是褒獎的，可現在嘛……

她幽幽笑了笑，隨意一理裙子，撿了旁邊的空凳坐下。

方才出來得急，她沒時間梳妝，鶴氅底下還穿著梨花白花枝暗繡的寢衣，頭髮也隨意披散著。

換做旁人，只怕已經遭人白眼，偏她天生麗質，即便沒上妝，依舊遮掩不住那唇紅齒白的明豔，恰如遠山朦朧，又似芙蓉含嬌，只唇邊一抹淺淡的笑，猶自冷得徹骨。

「嬾嬾腕上這鐲子可真好看。」

王婆子心裡猛地一咯噔，手下意識往後縮，幾乎是在一瞬間便明白了所有事。

這鐲子自然不是打正道上來的——

那天，慕雲月和南錦屏去玉瑜齋，她也跟去了，瞧見這鐲子第一眼就喜歡上，可她也有自知之明，這東西是婁知許給他母親訂製的壽禮，別說她了，就連慕雲月也沒資格享有。她惋惜了聲，也沒當回事，回去就把這事拋諸腦後。

直到後來，婁家攤上麻煩，自個兒解決不了，婁夫人便親自登門向慕雲月求助。彼時正值酷夏，慕雲月和南錦屏去了京郊別院避暑，婁夫人趕來的時候夜色已深，大家都歇了，只她起夜，撞了個正著。

看著婁夫人懇切的模樣和她腕上的鐲子，她一下沒忍住便動了歪心。

反正婁家的事，慕雲月不會袖手旁觀，自己就乾脆替她答應，還順便以她的名義，

騙走那鐲子做報酬。

慕雲月驕縱任性是出了名的，會做出這麼失禮的事也不奇怪；而婁家一大家子又極重顏面，東西送出手就決計不會再追究，她這才成功蒙混過去。

謹慎了這麼久都沒出紕漏，她還以為慕雲月早就忘了，誰知今日竟給翻了出來！想到這丫頭素日裡懲治人的手段，王婆子汗如雨下。

但她一個毫無根基的人，能在侯府混得風生水起，又怎會連這點隨機應變的本事都沒有呢，幾個彈指的功夫，她便想好了說辭，於是一拍腦門兒演起戲來。

「哎喲，您瞧老奴這記性，這麼重要的事老奴怎給忘了？這鐲子可是咱們出發前，婁公子特地打發人給姑娘您送來的。」

「聽說還是婁夫人親手從自個兒手上摘下來，指定要給未來兒媳婦的，老奴本想馬上拿給您，誰承想忙起來就給忘了，真是越老越不頂用。」

王婆子邊說，邊假意捶自己腦袋，以示自罰。

慕雲月似笑非笑看著她，卻不接話。

王婆子滿心尷尬，咬咬牙，用力往自己腦袋上來了下真的。

「咚」的一大聲，疼得她整張老臉都皺成了包子，又是甩手，又是揉頭，一時竟分辨不清哪裡更疼，還得努力擠出討好的笑，摘下鐲子，厚著臉皮往慕雲月跟前遞。

遞到一半，她又想起什麼，「不成不成，這鐲子跟在老奴身邊太久，沾了一身俗氣，可不好直接往姑娘手上套。老奴給您擦擦，給您擦擦。」

說著，她還真摸出帕子，將鐲子仔仔細細擦了一遍又一遍，都快累出汗來，這才蹲下身，詭笑著誠惶誠恐抬起慕雲月的手，輕輕幫她戴上。

玉石蒼翠欲滴，才挨上少女纖長的手，便襯得她膚如凝脂，欺霜賽雪。

王婆子在深宅大院裡混了大半輩子，恭維話張口就來，卻沒有一句是出自真心的。可眼下，親眼瞧見這碧翠襯托下的冰肌玉骨，饒是謠話連篇如她，也難得由衷感歎，「姑娘難不成是九天仙女下凡？這鐲子在老奴手上戴著啊，就一俗物，多好的品相都白瞎。給您戴就完全不一樣了，這顏色、這氣質，不知道的還以為是天上神仙賜下來的貢品，有錢也買不著。婁公子能娶您為妻，是他上輩子修來的福！」奉承完，她有些不放心，又補了一句，「南二姑娘也會為您高興的。」

婁知許、南錦屏……這些都是慕雲月的命門。

王婆子性子浮，手上一有權，人就跟著抖起來，有時收不住，難免會惹慕雲月生氣。

但每回她只要扯著婁知許說點好聽的，總能哄得慕雲月心花怒放，再拽上南錦屏提醒兩句，那就更是什麼事也沒有了。

可謂屢試不爽，相信這回自然也不會例外。

王婆子亮起眼，期待著自己的勝利成果，卻不知眼下慕雲月最聽不得的，就是這兩個名字！

「啞——」

清脆的耳光響徹甲板，簷角的金鈴都跟著晃了一晃，發出怯生生的響。

王婆子被打得兩耳嗡嗡，捂著臉趴伏在地，難以置信地望向慕雲月。  
慕雲月卻壓根沒看她，只褪下鐲子遞給蒹葭，又從她手裡接過帕子，慢條斯理地擦自己的手。

「王嬤嬤慎言，我如今待字閨中，同婁家公子一無父母之命，二無媒妁之言，如何就要嫁他為妻？昔日我待嬤嬤不薄，嬤嬤可不要編這種話害我。」  
蒹葭聽得手上一抖，險些摔了玉鐲。

王婆子更是快把眼珠子瞪掉，看著面前人一臉正直的模樣，恨不得出聲提醒她，前兩日她還拉著自己，商量該如何讓老爺和郡主同意這門親事。

然識時務者為俊傑，見慕雲月起身要走，她忙連滾帶爬地膝行過去，抱住她的腿苦苦央求，「姑娘，姑娘！老奴是一時糊塗才會做錯事，可老奴對您的心是真的，沒功勞也有苦勞，您大人有大量，就放過老奴這一回吧。」

因著剛才那一巴掌，她左半張臉已腫如豬頭，用力磕了幾個響頭，腦門也青了大片，瞧著好不可憐。

慕雲月果真緩了語氣，「嬤嬤待我的好，我自然都記得，以後也不會忘記。」  
王婆子喜上眉梢，正要道謝，又聽她淡淡道：「所以還請嬤嬤這幾日在屋裡好生休息，回京之前就別出門了。運河上風大，嬤嬤若是生病了，往後我該對誰百依百順，讓我往東，就不敢往西呢？」

王婆子臉色一僵，心底才升起的一點希望登時摔了個稀巴爛。

她張口還想為自己辯解，慕雲月卻已轉身揚長而去，任由她如豬狗一般被人捆了拖走，也一次都沒回過頭。

### 第三章 半道兒搭載人

慕雲月昨夜睡得就不安穩，早間讓王婆子一鬧，精神越發不濟，回去後用了點小米粥，便褪了衣衫回床上補覺，直到午間才悠悠轉醒。

蒹葭早早命人備好午食，一直在灶臺上熱著，這會子見人醒了，便領著人進來擺飯，一面伺候慕雲月穿戴，一面同她說早間的事。

「姑娘，奴婢已經按您的吩咐，將王婆子關入後艙的柴房。平日跟她走得近的幾個人，也都抓來問過話，不出您所料，全是錦屏居安排在咱們這兒的人。」頓了頓，她又壓低聲音道：「之前您和婁公子的事，也是她們傳揚出去的。」

「真不是個東西！」蒼葭磨著牙罵道：「千方百計搞這麼一齣，就為了把姑娘名聲弄臭，讓您沒法參加選秀，虧得姑娘一直拿她當親妹妹疼愛，還不如養條狗！」她罵得太急，被自己的口水嗆到，捂著胸口猛烈咳嗽，兩眼全是淚花。

慕雲月無奈道：「妳啊……」抬手幫她拍背，人卻是半點不見惱。

關於這事，她其實已經猜到。

她承認，前世在得知南錦屏和婁知許有了首尾後，她的確恨不能撕了南錦屏，以為她早就看上了自己夫君，一直在欺瞞自己。

可冷靜之後再想，其實不然。

南錦屏對婁知許並沒有興趣，更確切地說，她對情愛根本沒興趣，比起這些虛的，她更在乎的是錢、是權勢。

否則之前自己追著婁知許那麼多年，南錦屏為何都無動於衷？可等自己要進宮赴林太后的花宴了，她卻突然來這麼一齣。

說白了，南錦屏就是不希望她當上皇后，永遠踩在她頭上。

前世為了權勢，她哄得自己跟慕家斷了關係，在婁家受盡折磨。後來又繼續哄騙她父親母親，把慕家大部分產業都給了她，最後更藉著慕家的勢，得了門極好的親事，在帝京風光無兩。

若不是後來她夫家式微，婁知許卻一飛沖天，南錦屏那樣心高的人，只怕也不屑委身一個有婦之夫。

也沒准正因為婁知許是她的夫君，南錦屏才會在那麼多權貴裡頭獨獨選中了他……南錦屏是真的恨她啊！

慕雲月譏笑了聲，前世是她蠢，看不透南錦屏的偽裝，以至於被她牽著鼻子走，一步錯，步步錯。可現在不同了，都已經跟這人鬥過一輩子，倘若還什麼都覺察不出來，那她就當真愚蠢到家了。

「這幾人先別動，我留著還有用。她能往我船上塞人，侯府裡頭定然還有不少，繼續查，務必把她的人都清理乾淨。

「做得小心些，不要叫她發現。她父親對慕家有大恩，她自己又是個慣會做戲的，萬一打草驚蛇，咱們很可能吃不到羊肉，還惹一身癟。」

慕雲月一面拿湯匙攬著蜜羊乳，一面井井有條地安排。

細碎的金芒自不大的船窗裡斜射進來，正映出她恬淡從容的臉，雖還是跟過去一樣漂亮，可冥冥中似有什麼東西，在她們不知道的時候正悄然發生變化。

蒼葭看得入了神，恍惚生出一種錯覺，自家姑娘本就是如此，什麼驕縱任性，不過只是她的臆想罷了。

昨夜沒能問出口的話重又浮現腦海，蒼葭提了提氣，小心道：「所以姑娘現在是當真不想嫁給婁公子了？」

蒹葭一驚，忙拿胳膊肘撞她，瞪道：「妳問這個做什麼？」

蒼葭不滿地噘起嘴，「妳不是也想知道？」

「我……」蒹葭啞口無言，咬唇糾結了會兒，還是望向慕雲月，目光忐忑又灼灼。

慕雲月看著兩人，不由得微笑起來。

她們是在關心自己，她知道，前世就是如此。

從帝京到盧龍，蒼葭陪她走到了生命的最後；蒹葭為了照顧她，則永遠留在了那片蒼茫白雪中，甚至臨死前都還強撐著病體，幫她縫補棉被，唯恐她冬天又要受寒。

她們、父親、母親還有兄長，這才是世間真正對她好的人，可前世她偏偏與狼為伍，害了自己，也害了他們……

而今蒼天垂憐，讓她重生，她定不會再叫他們失望。

與她為善的人，她定湧泉相報，而坑害過她的人，她也絕不姑息！

「不會再嫁給他了，再也不會了。」

慕雲月說，語氣緩慢又堅定，陽光攏在她身上，都似被她眼裡的光蓋了下去。

蒹葭終於鬆下口氣，蒼葭更是高興得一蹦三尺高，若不是蒹葭在邊上搜著，她怕是要把篷頂捅個窟窿。

「瞧把妳高興的，至於嗎？」慕雲月嗔她一眼，卻也沒攔。

「當然至於！」蒼葭義憤填膺道：「那姓婁的忒不識好歹，姑娘掏心掏肺待他，他不領情也就罷了，還給姑娘臉色瞧。不過一個侯門落魄公子，家都敗了，在那傲個什麼勁兒？也不瞧瞧自己幾斤幾兩？旁人都不稀罕搭理他，也就姑娘您心善。」

「就拿這次的事說吧，旁人疏遠姑娘也就罷了，他憑什麼也要跟姑娘劃清界限？他算個什麼東西！之前惹了多少官司、得罪了多少人他自個兒心裡沒數嗎？要不是姑娘照看著，他早進天牢八百回了！本事不大，脾氣不小，真拿自個兒當祖宗了。姑娘真要嫁過去，還不知要遭多大的罪。」

這一通罵完，蒼葭總算舒服不少，扭腰吐出一口濁氣。

蒹葭聽得眼皮直跳。雖說姑娘已經表態，但想著姑娘之前對婁公子的情，她仍有餘悸，唯恐姑娘聽完又反悔了，將她們捆了狠狠罰一頓。

慕雲月卻是「嗯嗯」點頭，頗為贊同地說：「罵得好。」

還親自倒茶，給蒼葭潤嗓。

蒼葭接過來猛灌一大口，心情越發好了，話也說得越發直，又把婁知許劈頭蓋臉好一頓損，才一抹額上的汗，心滿意足地舒出一口氣。

「好在姑娘想明白了，不再往火坑裡跳，奴婢也就放心了。咱們姑娘這麼好，打著燈籠都難找，何必在那棵歪脖子樹上吊死！」似想起什麼來，她湊近盯著慕雲月，兩眼放光，「不如回去後，就進宮赴林太后的花宴吧，沒准有戲呢，畢竟陛下四歲的時候，就指著郡主的肚子，說要給姑娘您蓋金屋了！」

「咳咳——」慕雲月正往嘴裡舀蜜羊乳，聽見這話一下子嗆到。

蒼葭說的這件事，慕雲月是知道的。

林太后是紹乾帝衛長庚的生母，同時也是她母親丹陽郡主的閨中手帕交，兩人關係好到同穿一條褲子，丹陽郡主懷慕雲月的時候，林太后還邀她進宮養胎。

丹陽郡主喜歡女兒，頭一胎生了兒子後，她便越發期盼能有個女兒，大名小名都想好了，就等孩子出生，她好日夜抱著寵。

林太后也甚是期待，時常玩笑說，若真是女兒，就許給她家做兒媳，還問衛長庚願意不願意。

一個四歲小屁孩，懂什麼娶妻不娶妻的？

只那會兒太傅講漢史，正好講到武帝，順帶提了嘴「金屋藏嬌」之諾。裡頭所述之事，同他當時情況一模一樣，他便指著丹陽郡主的肚子，照貓畫虎道：「若得阿蕪為妻，必作金屋貯之也。」

稚嫩的臉蛋配上一本正經的腔調，把大家逗得哭笑不得。

到現在，丹陽郡主私底下還會拿這事打趣慕雲月，把她都問煩了，再聽到與衛長庚有關的事，不管什麼她都會下意識皺起臉，苦大仇深一整天，跟個小老太太一樣。

「一句玩笑罷了，虧妳還當真了。」慕雲月戳了下蒼葭額頭，沒再往下說。

也的確，沒什麼好說的，她和衛長庚之間能有什麼呢？

他是高高在上的王，是北顧浩瀚星河中不滅的星辰——

當初先帝身子羸弱，還沒來得及將他撫養成人便駕鶴西歸，只留給他一個搖搖欲墜的江山。外有強敵扣邊，內有權臣禍國，衛長庚當時才六歲，儼然是隻待宰的羔羊。

他的母族林家又被薛氏一族壓得死死的，根本給不了他任何助力，連街邊的黃口小兒都知道，龍椅上坐著的是一國之君，但真正當家做主的卻是內閣首輔薛衍。沒人相信衛長庚能在那個至尊之位坐太久，甚至都沒人覺得他能活過十歲。

可偏偏，他就坐到了現在，甚至還坐到了最後。

旁人或許不知，慕雲月卻曉得，將來的北顧會在衛長庚的治理下，疆域變得前所未有的遼闊，百姓亦是富庶有餘，真正做到了道不拾遺，夜不閉戶。收復北地十三州，攘除南境強敵，史書上寥寥幾行字，卻是他波瀾壯闊、不可複製的一生。就連她父親這麼吝嗇誇獎的人，提及這位少年天子也是讚不絕口，格外驕傲當年能和如此有血性的皇帝並肩作戰。

別說一個婁知許了，便是十個他加一塊兒，也比不上衛長庚一根腳趾頭！

而她呢？

不過是深宅大院裡的一個小姑娘，大門不能出，二門不好邁，又能和他扯上什麼關係？

充其量就是一個陌生人罷了，還是個連面都沒見過的陌生人。

兩輩子僅有的一次交集，還是跟婁知許有關……

慕雲月攬著手裡的湯匙，不禁想起那個月黑風高的夜晚，瓷碗叮叮咚咚，像極了那天乾清宮內，帳下金鈴隨風搖晃出的聲響。

她還記得那是個冬天，新雪初霽，婁知許不知奉命去做什麼，消失了整整三天，再回來卻是帶著一身劇毒，危在旦夕，她尋遍帝京所有名醫，卻都只得到一個結果——

除卻那味能起死人、肉白骨的破心蓮，此毒無解。

然這花又極其稀有，百年才開一次，民間根本求不到，只有宮裡存了一株。她便起了歪心，冒死進宮偷盜，果不其然，她被禁軍抓個正著，押至御前聽候發落。

而那天，衛長庚也身負重傷，虛弱地靠坐在羅漢床上，聲音沙啞，說話都十分吃力。

可縱使如此，聲音裡那種自屍山血海中拚殺出的凜冽氣場依舊壓抑不住，即便隔著重重帷幔和巨大屏風，照樣砭人肌骨。

宮人內侍都垂首噤聲，大氣不敢喘。

慕雲月更是跪伏在地，不敢抬頭看他，也不敢亂動。她雖沒見過衛長庚，可坊間關於他的傳聞，卻是聽過不少。

什麼沙場上生啖人肉，渴飲人血；敵軍羞他辱他，他便在破城後，將一干將領的屍首都悉數懸於城門，直接曬成了人乾；奸細落他手裡的，都叫他折磨得沒了人形，扔回去都沒人敢認。

於國而言，他的確才華橫溢，是個不可多得的帝王之選。可私底下的性子，也實在狠辣無情，不好相與。

自己這番行徑，定是命不久矣。

慕雲月嚇得瑟瑟不已，額頭抵著地面，裁絨毯都叫她的汗珠濡濕一片，短短幾息，像是過了一年。

可他卻只是笑笑，淡聲問：「妳就這麼想救他？」

灼灼目光熾熱如火，似能穿透帷幔屏風，燒在她心上。

而那一聲，卻又似山間的薄霧般飄渺，裡頭有極深的恨，亦有難言的痛，隱約還帶著幾分輕嘲，乍聽是在笑話她不自量力，細辨之下又更像是在自嘲。

可慕雲月還沒琢磨明白，他便揚手讓她走了。

什麼也沒問，什麼也沒追究，還把破心蓮給了她。

也是直到後來慕雲月才知道，那段時日宮裡進了刺客，身手很是了得，如不是衛長庚機敏，小命早就難保。

而那株破心蓮，本是衛長庚留給他自個兒保命的……

攬動湯匙的玉手停了下來，碗裡的蜜羊乳還在搖晃，蕩起一圈圈漣漪，慕雲月的臉倒映其中，隨之皺起輕愁。

那日衛長庚為何會把這般要緊的東西拱手贈她，她至今仍捉摸不透，但有一點她能肯定，衛長庚定然厭極了她，以至於後來，她帶著禮物再進宮想同他道謝，他都不願召見……

這回宮宴之事，她又害他丟了那麼大的臉，徹底把人得罪個乾淨，就衛長庚那睚眥必報的性子，現在怕是殺了她的心都有了。

進宮甄選皇后什麼的，還是算了吧！

用過午飯，外頭依舊晴光瀲灩，實屬不易。

小丫鬟們在艙裡頭幹活，視線總也往外飄，稚嫩的臉上滿是憧憬。

慕雲月知道她們是叫前些時日的大雨憋壞了，想出去走走，這是人之常情，她也沒說什麼。

她過去也是跳脫的性子，從不拘著自己，也不拘著手底下的人。

別人院裡的丫鬟一個賽一個溫良恭順、謹小慎微，只有她的照水院，任何時候都不乏歡聲笑語，日子輕快得像琴弦上飛舞的音律，從不知憂愁煩惱為何物。

如今她是沒有當初那份心性了，可身邊若能熱鬧些，她也是高興的。

正好前面快到福祿鎮，那裡產的枇杷果天下聞名，眼下又正是豐收的旺季，她便讓船家在前面渡口停靠，讓大伙兒都能下船鬆泛鬆泛，順便買些枇杷果解饑。

小丫鬟們得了話，愉快地散去，慕雲月自個兒卻仍舊坐在船艙裡，翻看從王婆子手裡收回來的帳冊，算盤珠子「劈里啪啦」撥得響亮。

春風送來岸邊的歡笑，她至多也就瞥一眼，絲毫沒有要出去走走的打算。

蒹葭瞧著發愁。姑娘長大了，知道收斂脾氣是好事，可收斂得太過，把十七歲少

原本應有的靈動爛漫，都打磨成七十歲暮年老人才會有的死氣沉沉，那就得不償失了。

她上前勸了又勸，嘴皮子都快磨破，慕雲月才輕歎一聲，放下帳本，道：「去把我氅衣拿來吧。」

「欸。」蒹葭歡喜地應了聲，扭頭就去辦，動作格外迅速，像是怕她反悔一樣。就在這時，外面忽然傳來一陣騷動。

蒼葭提著一籃新買的枇杷果小跑進門，氣喘吁吁道：「姑娘，碼頭上來了兩個男人，說是想去帝京，問您方不方便載他們一程，包船的錢他們全出了。」

「兩個男人？」慕雲月蹙眉，轉頭望向窗外。

陽春三月，草長鶯飛，垂柳伴著紅杏在風中搖擺，將運河沿岸裝點得明豔似錦。一個護衛扮相的人正立在碼頭邊，仰首和甲板上的船家說話，身旁的杏花樹落英繽紛，似下起一場嫣紅的雨。

雨中則站著另一個男人，玄衣玉冠，通身不飾，只衣角壓著一圈淡金色流雲暗紋，簡單而矜貴。

帝京一眾才俊之中，婁知許的長相已屬上乘，這人卻是比他還要俊朗一籌——眉峰如劍，眸似點漆，眼角微微下垂，眼尾走勢卻向上，彷彿真有一雙鳳凰含情低首，一動一靜皆蘊藉風流，但又因他端肅的神情，再多的情愫也只剩凜凜鋒芒。那是溫柔鄉裡的勳貴子弟不曾有的肅殺，宛如北地風雪深處開出的冰花，美麗又孤高，便是頭頂那樣熾烈的紅杏，也壓不住他刻在骨子裡的冷。

慕雲月心頭沒來由地一蹦，明明是第一次見，她卻莫名覺得這人眼熟。

蒼葭還在等她回話，她暫且按住心中疑惑，搖頭道：「咱們船上多女眷，讓他們上來恐怕不便。」

蒼葭卻說：「奴婢方才也是這麼回話的，可他們說他們是長寧侯林家的人，敢以林氏一族的人格擔保，絕不會做任何傷天害理之事，還給奴婢看了他們的腰牌。」長寧侯，林家……

慕雲月眼皮一跳，像是有什麼往事落在心池，激起前世塵封的漣漪，她垂在袖底的手都克制不住跟著發抖。

蒹葭還在說不妥，拉著蒼葭出去趕人，慕雲月卻突然改口，「讓他們上來吧。」

時近黃昏，綺霞滿天，落日融化在水天相接處，赤金色的餘暉叫水流沖得四散搖晃，好不容易聚到一塊，又被突然躍出水面的小魚撞亂。

蒹葭披著滿身霓霞回到船艙，屈膝向慕雲月福了福，「姑娘，奴婢已經按您的吩咐，讓他們上船，住處也都安排妥當。」

慕雲月正坐在桌邊剝枇杷，聞言點頭道：「好。」

蒹葭卻沒走，猶自立在原地看她，欲言又止。

「怎麼了？」慕雲月疑惑，「有話直說便是，我又不會責怪你。」

蒹葭抿了抿唇，遲疑道：「姑娘可認識那兩人？就這麼貿然讓他們登船，是不是欠妥當？」

「不是已經驗明身分，的確是長寧侯林家的人？」

「可就算是林家的人，也不一定——」

「蒹葭。」慕雲月打斷她，歎了口氣。

她知道她在擔心什麼，左不過是害怕那兩位心思不正，路上會做出什麼出格的事。而那兩個人，她也的確不認識，但對於林家，她就是沒來由地信任。

「放心吧，他們不是壞人。」慕雲月寬慰道，語氣頗為感慨。

船已從碼頭出發，宛如水墨逐漸融到一片暮山煙紫中，綠柳搖著紅杏在岸邊歡送，風是香的。

慕雲月放下手裡剝了一半的枇杷果，拿帕子擦乾淨手上的果漬，起身去窗邊賞景。於她而言，上輩子留下的回憶多是痛苦的、悲傷的，浸滿生離死別的淚水，每每午夜夢迴，枕畔都是一片濕冷，可若說完全沒有一點甜，倒也不是。

那天，慕家祠堂的火燒得極大，整座盧龍城都能看見，她卻並沒有因此葬身火海。房梁倒塌的一瞬，有人抱著她衝了出來，用他的血肉之軀為她架起避風港。後來，他又帶她回到帝京，祭拜她心心念念許久的慕氏祖墳。

可縱使躲過大火，她身上還有美人鉤的毒，照樣性命難保，且因著大火裡的濃煙，她雙目失明，再不能視物。

原以為這最後一口氣能支撐她回京祭祖，已是上天憐惜，卻不料那人竟捨了自己心頭血，為她做藥引，幫她壓制毒性，讓她在人世間又多苟活了一年。

剜心取血，有損根本，再好的靈丹妙藥也調養不回來。

他是在用自己餘生纏綿病榻的苦痛，換她一年平安喜樂。

為什麼？

慕雲月曾不止一次問過他，他都只是笑笑，什麼也不說。只默默陪著她養病，帶她遊山玩水，從塞北落日孤煙，一路走到江南杏花微雨。

她目不能視，他就是她的眼。

從滿心瘡痍到重拾希望，是他告訴她，只要活下去，總會有好事發生。

他的嗓子也在那場大火中熏壞，粗礪沙啞得像鈍刀劃在砂石地上，她卻總能聽出幾多溫柔。

可她卻連他是誰也不知道，在他安排的園子裡住了一年，慕雲月也只從丫鬟口中旁敲側擊打聽到，安置她的這座小園乃是長寧侯林家的產業。

而林家，也是前世謀逆案發生後，唯一肯站出來為慕家說話的名門勳貴。

如此大恩，慕雲月自是要好好報答，載林家人一道回京，不過舉手之勞。

只是……那人到底是誰？

除了宮裡那位林太后，她可不記得自己還認識其他什麼林家人，居然知道她乳名叫「阿蕪」，就連婁知許都不曉得。

不過這說不清道不明的熟悉感……隔窗望著剛登上甲板的黑衣青年，慕雲月眉心深鎖，可怎麼瞧，也想不起自個兒在哪裡見過他。

大約是這幾天剛重生，她還不大適應，才會產生這樣的錯覺吧？

慕雲月輕摵額角搖搖頭，轉身往船艙裡去。

就在她轉身的同時，亦有一雙俊秀鳳眼抬起兩道複雜的目光，深深凝望於她，烏沉的瞳孔裡雲遮霧繞，什麼情緒都有，可轉瞬又消失不見。

CRESCE